

第八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 随风而逝

王燕飞

(文法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6 级)

梦中人  
熟悉的脸孔  
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就算泪水淹没天地  
我不会放手

每一刻  
孤独地承受  
只因我曾许下承诺  
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  
爱就要苏醒

万世沧桑  
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潮起潮落  
始终不悔真爱的相约

几番苦痛的纠缠

多少黑夜挣扎  
紧握双手  
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

枕上雪  
冰封的爱恋  
真心相拥才能融解  
风中摇曳炉上的火  
不灭亦不休

等待花开春去春又来  
无情岁月笑我痴狂  
心如钢铁任世界荒芜  
思念永相随

悲欢岁月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  
谁都没有遗忘古老  
古老的誓言

你的泪水化为漫天飞舞的彩蝶  
爱是翼下之风两心相随自在飞

你是我心中唯一  
美丽的神话

——《美丽的神话》

我至今仍不能忘怀那个下午，多年以前，那个春风和煦、阳光灿烂的下午。

尤其夜深人静时。

尽管以后有很多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还是忘不了，那天的阳光，那天的云，那天的风，那天的……人。

一切都结束了。

我对自己说。

是的，结束了。

可是从没有开始，哪里来结束——或许，在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一切就已然结束。

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  
岁月禁不起太长的等待  
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  
黄沙偏要将痴和怨掩埋

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  
一身的遭遇向谁诉  
爱到不能爱  
聚到终须散  
繁华过后成一梦啊

海水永不乾  
天也望不穿  
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

——《问情》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百卉含英的时节，风暖暖的，云淡淡的。

我独自站在操场边上，看着同班的其他同学在场上生龙活虎。

那年我十一岁，小学四年级，刚转校过来，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

但在那一刻，我只感到无边的孤独和寂寞，我不属于运动场，也不属于这欢呼喧闹的人群。

我应该只属于黄卷青灯。

蓦然回首，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看到一个背影，修长而落寞。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没有落花，没有双燕，但人却傲然独立，一切就已经足够。

不是傲然，是遗世，遗世独立。

同样不属于这喧哗和生动的操场，即使在阳光下。

我突然看见了自己。

转过身来，只觉一瞬间周遭已然消失，时光静止在这一刻。那个身影并不高大，那张面庞并不英俊，但挺拔健壮、斯文秀气，修长而浅淡的眉毛，白皙而精致的面庞，挺拔的鼻梁上扛着一副深黑色眼镜，隐藏在下面的，是一对深色的眼眸，没有神采，只有落寞，就像昨夜的星辰，暗淡无光。他凝望着远处的人群，却没有一丝表情，平板、空白，在龙腾虎跃的操场上，显得那么深沉，那么寂寞，那么孤独，那么遗世独立、与众不同，仿佛周围一切的喧闹都与他无关。风拂过他的发梢，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就像是一株不染尘埃的莲花，又像一朵绝世孤傲的静谷幽兰。

我怔住了，一时无法回过神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凄丽哀婉的身影，更没想到是在一个男孩子身上发现。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再没有什么句子更能贴合那时的情景，虽然是在鸟语花香的春日。

阳光下孤独的身影，宁静而悠长，孤独而深沉；比之花前月下  
的华丽婉转，更多一分风流。

我不知道世上是否真有一见钟情，但那一刻，我知道，我无法  
忘怀。

无法忘怀那个影子。

即使多年之后。

没有原因，人生总有一次，只讲感情，不讲理智。

十一岁，一个不懂爱的季节，却已毅然认定梦想的主角。

就这样痴痴的看着他，很久没有回过神来。

朋友文子见我发呆，笑道：“怎么了，絮儿？在看什么，这么  
入神？”

我尴尬的转过头，道：“没什么，那边那人……好像见过。”

文子转过头，瞥了一眼，笑道：“那是我们班的巩璘，你才来，  
还不认识。”

我一怔，道：“他怎么不去活动？”

文子道：“他就是个怪人，你不用理他。”

我问道：“他很难相处吗？”

文子道：“也不是，就是一个很沉默、很内向的人。他不太和  
别人打交道，总是自己独来独往。”

我问道：“为什么？”

文子道：“不知道，他就那个性格。你怎么这么关心他？”

我连忙道：“没什么，好奇而已。”

文子笑道：“你才来，对什么都好奇。”

我却不能说，对那个影子的好奇，已经超出了某种界限。

那一抹忧伤而孤独的身影，在我眼前无限拉长；冷漠的面庞，慢慢放大，最后模糊……

我不知道，是爱上了那身影，还是爱上了……那个人。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文子提起他，文子道：“他呀，一个怪人。其实以前成绩很好，还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呢。后来不肯学，老是不交作业，成绩下降，老师也就不喜欢他了。”

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无意，问道：“为什么？”

文子道：“不知道，可能就是爱玩游戏吧，男孩子嘛，总是爱玩那些，入了迷了，就改不掉了。”

我将信将疑。

或许，最初的感觉只是错觉，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日子就这样随流水而逝，没有故事。

虽然在一个班里，朝夕相对，却严守着“男女之防”的界限，没有说过一句话。更何况，我们都要面对升学的压力。

我已经学会在不经意间偷偷凝望，只要一眼，已经足矣。

很快，六月了。

艳阳高照，转眼间，却是倾盆大雨。

走到半路，突然想起座位旁的窗户没关，慌忙折身回去。

包干到户啊。

我抱怨着，我可不想明天赔一扇玻璃。

匆匆忙忙跑上楼，风雨交加，教学楼上已经空空荡荡，悄无声息，只有教室里隐隐约约有一线灯光。

哈，幸好回来了，不然就不止打碎一扇玻璃，还多费一度电呢。只有这样安慰自己。

走进教室，关好窗户，长长吐口气，转过身来，这才发现，教

室那不起眼的角落里居然坐着他——巩璩。

他伏在桌上，面前摊着一张纸。

我一时发怔，不知所措。半晌才回过神来，道：“你还没走？”

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很多年后一直在后悔，难道嫌时间过得不够快，为什么要催他走？当他真的走了……要过多少年才能再见？

然而当时，他只是惊讶得抬起头，继而深深的低下头，没有答话。

我有些尴尬，道：“你怎么了？是不是没有带伞？”

他没有答话，我却看到他眼里盈盈泪水。

我一慌，道：“你怎么了？”

却看到那一张纸。

是他母亲写给他的。

我拿过来。

他没有阻挡。

他的父母离婚了。

母亲再嫁。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

他惊愕的看着我。

我自觉失言，忙道：“我是说，既然你改变不了，你就接受好了。都会过去的。”

他沉默了良久，突然开口：“我知道，谢谢你。”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话。

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敷衍的成分，我却知道他有更多的不知道。

我不由自主地坐下来，呆坐了半晌，道：“我听文子提起过你，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他微微一怔，道：“是吗？那时很多年以前的事。”

“当你无法改变的时候，你只能去适应。好在，即使她改嫁，她仍然是你的母亲。如果你的父母在一起并不幸福，那么你应该放手，给她自由。”

又是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

半晌，他才缓缓地说：“我知道。他永远是我的母亲，我会……永远爱她。”

两行清泪漱漱而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他抬头看着我，道：“天色不早，你应该回去了。”

“那你呢？你带伞了吗？……要不，我送你回去？”

“不了，不好。”

“没关系，我家就在附近。”

下了楼才知道，时间过得太快。

雨已经停了，只有风，仍然在吹。

我没有想到，天公的一个玩笑成就了我终生的悔恨和不尽的遗憾。

他长舒了一口气，道：“今天谢谢你，雨停了，我也该走了。”

没有等我回答，他已转过身去，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我几乎流泪。

因为太像童话、电视剧甚至小说中的某些情节。

但是现实不是童话，生活也不是电视剧。

小说中的情节在现实中显得那么虚幻和廉价。



幻想永远是美丽的，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日子依然这样过去。

他还是那样沉默，偶尔也会绽放一丝笑颜，可是不多。

没有故事，只在无意的相逢中一个浅浅的点头。

又是一个傍晚，班里的同学三三两两的都走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收拾书包。

“我想看看你的文章。”

他突然对我说。

“不行。”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说，我只知道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已抽身离去。

我却看见他眉角那一丝忧郁。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每一次的回想都使我痛彻心扉。

我尝试着向他微笑，却看不见他的眸子是否会因此绽放神采。

还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班上的同学在操场上活动。

我们都站在场外，四目相对，却不知话从何处说起。

突然跑过来一个男生，看见我们远远对视，恶作剧似的抱着他，向我叫道：“柳絮，巩璘喜欢你！”

我错愕，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听到这句话。

这算是表白吗？

我羞红了脸。

他没有答话，只是含笑着望着我。

“你胡说！”

我转身就走。

却没有想到，早已有同学看见，渐渐地，班上有了流言。

老师找我谈话，我告诉她，那是同学玩笑，我们不过是普通同学。

老师信了——她的得意门生。

我自己却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普通，至少在我心里，有他的身影。

他回来的时候，低着头，目光扫过我，却只是一瞥，然后调转过头，迅速回到他的位子。

我只觉全身发寒。

我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却能够猜到。

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委屈甚至绝望。

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说沉默也是一种选择。

选择也就意味着放弃。

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

没有经历过的人却无法品味其中真实的内涵。

既然并不曾希冀拥有，也就无所谓放弃和失去。

我只能在不经意间，偷偷注视着他。

只要一瞥，就已足够。

一眼万年。

而他，也只能用余光偷偷注视着我，当四目相对，就赶紧移开，然后低头，然后环顾左右。

我只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但是不会。

事实上，我觉得那两年半的时间飞速而过，快得让我无法抓住它的尾巴。

考试结束后，同学们互相签名留念。

我找到他，他有一丝错愕，然后飞快地在同学录上写下姓名、性别、生日，和两行祝福的话语：“学习进步，身体健康”，就还给了我。

他写得那样匆忙，自己潦草，甚至没有写下联系方式。

我不知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只感到他是在应付和逃避。

那一个本子突然之间是那样沉重。

我在他的同学录上却写得清清楚楚，只希望有一天电话的那头会是久违的声音。

毕业那天，浓云密布，下着小雨，风吹着，我突然感到一丝寒意。

尽管是六月。

今日一别，不知何年再见。

突然想起那个大雨倾盆的傍晚，还会有这样的傍晚么？

没有想到，一念成真。

多年以后拿出当日的合影，这张我们唯一的合影，雨水打湿的镜头，效果并不清晰。我蹲在前面，黯然垂首，是为离别而伤神，还是在为未来担忧？他站在后面，还是那样孤独地挺立，没有任何表情，平板而空洞。或许，他对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眷念和希望。

或者，当天的天气已然预示了后来的命运。

我们相识在春风和煦，万紫千红的三月；却别离在细雨蒙蒙的六月。

天也会哭吗？

我不知道。

我却哭了。

人说相思苦

离人心中苦缠绵  
我说相思难  
山高路远难相见

一点愁  
感慨万千  
红豆应无言

红烛为谁燃  
今夜你不在身边  
偷拭腮边泪  
红红喜字我无缘

一杯酒  
思绪万千  
望不回旧时燕

最怕你寂寞  
最怕你孤单  
今夜梦中应有你  
痴情一点

最怕你寂寞  
最怕你孤单  
今夜梦中应有你  
相思一片

——《相思》

两个月的假期很快过去，而对我而言，却是漫长。  
我盼望着，希望能在新的学校里，在见到他。  
但是我失望了，在年级的花名册上，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  
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  
班上很多同学都升入同一个学校，但是其中没有他。  
我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或许，我们真的缘尽于此？  
无语问苍天。  
三年光阴一瞬而过，发奋苦读，我以为如果有缘，我们会重逢。  
但是天意弄人，我们终没能再聚。  
又是三年。  
终于，上大学了。  
离开了家乡，独自到远方。  
我已经不奢望能和他重逢，既然无缘相守，只能选择遗忘。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那个身影却愈发明晰。  
尤其午夜梦回时。  
我无法自拔。  
明明不会有结果，却甘心在这片漫无边际的沼泽地里沉沦，直到万劫不复。  
放弃该放弃的是无奈；  
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无能；  
不放弃该放弃的是无知；  
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  
但什么是该放弃的，什么是不该放弃的？

没有人告诉我。

艳阳高照的一次回首，风雨之夕的两行清泪，在脑满中无限放大，然后模糊，然后消散。

我不知道，是怀念那个人，还是那种感觉。

有时走在校里里，身旁会有情侣两两相依，含笑而过。我突然会想，如果当年选择另一条路，我们今天也会这样甜蜜地携手而过吗？

可是没有如果，我知道。

尽管如此，我不能后悔，因为我们都无法选择。

那时的我，们都还太小，没有资格谈论感情。

而现在呢？现在的我们，是否还有机会重聚？

既然无法遗忘，只能选择期盼。

一天上网，突然找到多年没有联系的文子。

八年了，变了好多。

文子恋爱了，男友是她的同窗好友。

其实她在初中时就和同学恋爱，还耽误了学业，好在她的基础不错，最后还是进了重点高中。

然而在高中，她还是放弃感情，高考时残酷的，结果是她与名校失之交臂，留在省里一所三流大学。

记得当时为她惋惜，也为自己庆幸。

毕竟，我没有走上和她同样的路。

虽然比她还早，但终于没有“让罪恶的种子发芽”。

此刻，只能为她祝福。

突然问我，有男朋友吗？

心头突然涌起一阵苦涩的泉水，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淡淡的回答：“没有，我这种人应该没人要的。”

文子回道：“怎么会？现在男的比女的多500万，假使就你一个人没嫁出去，你就可以在这500万里挑个，还怕挑不到好的？”

从视频上，我看到她打字的时候带着的浅浅的微笑。

但是我笑不出来，只得回道：“不是啦，我这种人……算了，不说这事。”

文子很爽朗地回道：“都这么大了，还害羞满？”

我无法回答，只得匆匆回道：“不是啦，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能回头了。”

文子好奇地发问。

只能告诉她，很多年前曾经暗恋过一个男生，说不出口，唯有抱憾。

文子突然来了兴致，催问他的名字。

我不敢说，只能回答，你也认识，小学时候的事了，快十年了。

文子一怔，到底是谁？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巩璫！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那两个字已经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

想起来了，记得当时班上还有你们的流言呢，没想到是真的，你连我也瞒了。

屏幕上是她浅浅的笑容。

其实也不算暗恋，只是有好感而已，我也不后悔，反正不是我的，强求无益。

我补充了一句。

但那一刻，我的心在痛。

沉默了良久，文子回道：“或许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否则耽误了，你就不是今天的你了。”

我知道。

可我无法抹去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即使它已随流水般悄然逝去，任时光流转却情怀依旧。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曾经试图寻找，却没有结果。

八年了，自从当年一别，他便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

常常翻看他在同学录上的留言，寥寥几笔，有时在想，也许他真的不是刻意回避，只是真的匆忙。

自欺欺人，他性格内向，那天找他留念的人并不多。

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自然也无法找到他。

有时在想，他也会这样想着我么？

如果是，或许他已经找到我了。

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梦醒时分》

突然间，得到了他的消息，是文子告诉我的。  
他已经结婚了，就在去年。  
电话里，文子语气很平静。  
我却听出她的犹豫和迟疑。  
你忘了他吧。  
她说。  
我已经忘了。  
我试图让自己镇定。  
放下电话，已经泪流满面。  
我知道，我无法忘记。  
梦该醒了。  
我对自己说。  
梦醒时分，我却不在晓风残月的杨柳岸，也不在燕归来的旧亭台，而是独自坐在昏黄暗淡的灯下。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鬓未秋，泪空流，此生谁料，身在天山，心在沧州？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情感，一种叫

相濡以沫，另一种叫相忘于江湖。”不错，在对的时间里，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心伤；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荒唐；而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则只能是一声叹息。

时光荏苒，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只是一场梦。

原来，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只是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两行残泪，三餐无味，四更辗转，五体慵倦，六弦琴不弹，七巧板难转，八行书无人看，九连环已断，十里长亭眼望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语千言，空思念！

山隐隐，水悠悠。万种情思，千般想念，百结愁肠，尽付与，江水东流！辜负了十年相思，历经了几度九九少一人，八载离思，血泪抛红豆，七夕痴羨，金风玉露能相逢，六月恋荷，莲子清如水，君子今安在？五月艳阳，心寒应知离恨苦，四月良辰美景，春柳春花动忧容，三春芳草，却付与断井颓垣！二月心寒冷若冰，一片冰心向何寄？惟有风前扫落红。

电脑的屏幕上闪过这几行不成文的文字。

痛哭流涕，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宣泄。

当时你给我一个笑脸  
让我心跳一辈子  
使我的目光永远  
融进了你的背影

岁月老去  
我已不能爱

转过身往事突然清醒

重复你的目光  
再也难唱起我的记忆  
夜深深  
梦成灭人沉醉.

既然离别难免  
今生何必相会  
流星闪过  
莫需伤悲

千百年之后  
谁又还记得谁

——《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

电脑里悠悠地传出这首歌，没有千百年，短短的八年而已，难道他就忘了吗？

但我们之间又有哪些呢？

是风雨窗下的清泪，还是我的拒绝，或者班上的流言？

我问自己，却无法回答。

暑假回乡，路过曾经求学的城市，忍不住回到曾经求学的地方。

曾经梦萦魂牵却不敢踏足的地方。

这里有我永远无法得到的失去，和我永远无法失去的得到。

我怕看到曾经的过往，我怕我无法面对。

曾经的一切，只能让我徒添伤感。

挺拔的高楼，苍翠的树木，还有灿烂的阳光，暖暖的熏风，只是没有人，诺大校园空空荡荡，没有一丝声响。

同来求学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当年。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十年了，微风中飘落了多少往事，尘埃中湮没了多少岁月。

生命永恒轮回，故人却依然吗？

仰望苍穹，一切都没有变。今天的太阳、蓝天、白云和当年的太阳、蓝天、白云一样，并没有更改什么。一样有绚丽的日出、和煦的春光、悠悠的白云；一样有微风细雨落叶秋蝉，一样有沉沉落日喃喃雁群。可是为什么心情会不一样呢？

我不知道。

曾经在一篇写朱淑真的文中提到：“杜鹃依旧在落花飞絮中哀鸣，寒鸦依然在枯藤老树间聒噪，满天残霞不改孤鹜齐飞，霜烟雪雾依然飞鸿影下；红鱼跳波，彩蝶追香：满山满谷，白草红叶黄花，孤村孤烟，疏篱茅舍人家：世事依旧，红尘依旧。只有你，再也回不去了。”

没有想到，今天这句话放在我身上，同样适用。

已经傍晚了，日已倾斜，只有多情的风轻轻的吹着，拂过我的脸。

该走了，这一走不知又是多少年。

我悲哀地想。

转过身来，正想离开。

在巷口的拐角处突然看到一个身影，纤细而悠长，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从骨髓里出来的。

那一刻，我才真的知道，原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他。

是他，巩璪！

曾经无数次在梦中看到他明朗的笑容，深沉的眸子，而今日，他正向我走来，我却不能动。

他手上推着一个婴儿车，和他同路的是一个年轻女子，身形袅娜，两人都低着头，含笑俯瞰婴儿车中的孩子。

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就这样看着他们这样走过。

而他，自始至终没有侧过头来看我一眼。

我的目光，却没有离开过他，他的目光是那样的深邃而温柔，笑容是那样浅淡而明朗，声音是那样温婉而低沉。

他们就这样走着，说着，笑着。

而我的心，却在流血。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  
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  
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萍聚》

一切都已经结束，可他的追忆里有过我吗？

没有，他的追忆里，应该只有他娇媚的妻，和可爱的孩子。

或者，他应该没有追忆。

幸福生活着的人，没有必要追忆曾经过往的烟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突然明白，我们都不过是对对方生命里的匆匆过客，只匆匆一相逢，便已远去；只短短一相聚，便已离别。未曾相爱，一切却都已零落成泥，委谢成阶前的尘土。即使穷十年光景去执着守候，换来的也不过是今日萍水相逢，匆匆别离。

而恍惚间，时光如流水般，急景流年都一瞬而过。而在这无法挽回的时光里，无数的人在扰攘红空间来来去去，相逢了却又分离了；只留下那阳光下孤独的背影，和风雨之夕的两行清泪，在我心中低回流转。

当不能和最爱的人相濡以沫时，只能选择相忘于江湖。不是不曾心动，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有缘无份，情深缘浅，爱在不对的时间。

张爱玲说：“千千万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等待的人，千千万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而事实上，要在时间的荒野里，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于千万人之中去邂逅自己的爱，谈何容易！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彼此不断地错过，错过杨花飘飞的春，错过荷花映日的夏，错过枫叶瑟索的秋，直到漫天白雪，年华不再，在一次次的心酸感叹之后，才能终于了解——即使真挚，即使亲密，即使两个人都已是心有戚戚，这份爱依然需要时间来成全和考验。

是的，都过去了。

没有过去的，迟早也会过去。

原来，只有我，忘却了时间，还在原地苦苦等候。

直到他已越走越远，消失在无尽的苍茫，我才发现。

艰难地转身，墙角的柳条拂过我的面颊。

柳絮？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唐多令》

原来我的名字就是个笑话。

起风了，记得与他相识的季节，应该是柳絮飘风的日子，白绵绵的柳絮因风而起，随风飞到天尽头。

而今天，柳絮应该已经找到自己的家了。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

但谁才是真正的柳絮呢？

只怕是“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我低笑着，走了。

一切都已过去，就像纷飞的柳絮，随风而逝。